

# 论苏轼杭州游观诗中情感特质

高 智

(西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715) \*

**摘 要:**苏轼杭州任上, 作有大量游观诗, 从中可以窥见这一时期他的情感历程。游观文学的勃兴与自然的“人性化”过程紧密相联。苏轼对传统游观诗既有继承也有发展, 他将“游观”与“生活”划上了等号。在“无所往而不乐”的游观态度下, 他把游观经验延伸到生活中的各个层面上去。其游观诗情感结构更趋模式化, 情感内涵类型化。其情感动因凸现了传统的游观诗向世俗化转变的趋向, 诗中多蕴含生活哲理, 呈现出宋诗平民化特色。

**关键词:**苏轼; 杭州; 游观诗; 情感特质

## On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u Shi's Poems from Sightseeing Written in Hangzhou

**Abstract:** Su Shi wrote a lot of poems from sightseeing when he was an official in Hangzhou, from which we can see clearly the process of his feeling. The development of travels literary works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process of the humanized natural. He stuck to the traditional way of writing this kind of poems and also created something new. He thought travels to be same as life. With the concept of "life is no fun without traveling", he expanded traveling experience to all the living aspects. The emotional structure of his poems from sightseeing inclined to patterning and contents to category. His emotional change brought to light the transitional tendency from traditional travels poems to secularization. His poems were rich in philosophies and presented the ordin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Su Shi; Hangzhou; poems of sightsee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emotion

中图分类号: I2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57(2004)05-0035-03

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苏轼以太常博士通判杭州。十一月二十八日至杭,后于熙宁七年十一月初离杭赴密州任。苏轼在杭州任上近三年,其间他游历甚广,所做游观诗颇多,中寓有这一时期他丰富的情感特质。

### 一、渊源:圣人之观与士女之游

自苏轼上溯,中国游观文学的兴起亦有上千年的历史,中国传统的游观文学的勃兴与自然的“人性化”过程紧密相联,这种游观的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前者在游观中有所兴寄,“情以物兴”,“物以情观”。

《易·卜辞下》云: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是典型的圣人之观,观天地的目的是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如《庄子·知北游》中所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

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可见,圣人是带着神圣的使命感来观天地之变迁,原其“四时明法”,穷“万物之理”的。故孔子在河边漫游时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刘向《说苑·杂言》中亦载:“孔子与子贡见大水必观焉”。

与圣人游观时沉重的道德束缚相比,平民百姓的游观之乐则轻盈了许多。《诗经》中载有许多青年男女在游观中滋生情爱的例子。如《溱洧》: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春来涣涣的溱河与洧河,构成士与女游观的美好背景,成为男欢女爱的幸福场所。诸如此类的还有《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爱的歌咏多与河边的漫游有关。

\*

收稿日期: 2003-11-5

作者简介:高智(1974—),男,重庆合川人,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自《诗经》以降,基于山水的游观文学意涵逐渐扩大。“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文人们有意识地寻求山水蕴含的美感特质,如谢灵运言:“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而且游观之景语与情语得到了完美的融合,“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王粲《登楼赋》云:“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游山观水,不仅要获取自然形式的美感,而且还是情感宣泄之方式,寄寓某种“人文”或“历史”的内容,如陈子昂《登幽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圣人之观已经演化为文人之观了。

## 二、情感模式:“观水有术”与“登山有道”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尽心上》)

观水有术,登山有道,山的高耸与水的浩瀚,成为诗人志的寄寓与情的体验。这几乎成为东坡杭州游观诗的固定模式。

东坡赴杭州途中作有《游金山寺》诗,诗开篇借“江源”喻“故土”,“宦游”代“赴任杭州”,“古来出没随涛波”喻“人生波澜曲折”,“试登绝顶看落日”寓“乡思之苦”。句五“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以“归楫”“落日”写离愁别绪。后六至九句写所览景物的美学体验:“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诗末两句:“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总概全诗,观水流变迁,写羁旅思乡之苦,抒发仕与隐的内心矛盾。故陈衍评:“一起高屋建瓴,为蜀人独足夸口处。通篇遂全就望乡归山落想,可作《庄子·秋水篇》读”。

此等游观过程,既有“目之所览”,也有“心之畅游”,既有“身所盘桓”的“游”,也有“目所绸缪”的观。作者在游观之中,既描摹出自然之美感特质,又“思与境偕”,“情与物会”,抒发种种人生哲理。

熙宁五年杭州《游道场山何山》诗云:

“道场山顶何山麓,上彻云峰下幽谷。我从山水窟中来,尚爱此山看不足。陂湖行尽白漫漫,青山忽作龙蛇盘。山高无风松自响,误认石齿号惊湍。山僧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照瑶席。阶前合抱香入云,月里仙人亲手植。出山回望翠云鬟,碧瓦朱栏缥缈间。白水田头问行路,小溪深处是何山。高人读书夜达旦,至今山鹤鸣夜半。我今度学不归山,山中对酒空三叹。”

全诗清新俊逸,起联总叙,三四总赞。以下分写道场何山二山,“青山忽作龙蛇盘”至“月里仙人亲手植”写道场山,后以“回望”何山收笔,诗末抒发作者感叹。绘景摹形,惟妙惟肖。登山有道,观水有术。如刘勰所言:“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文心雕龙·物色》)

熙宁六年《病中游祖塔院》云:

“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闭门野寺松阴转,剥枕风轩客梦长。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道人不惜阶前水,借与靴尊自在尝。”

诗先写游时景与情事,次而发病中之人生感慨。所观之物与览物之情完美结合,纯粹的美感体验与豁达的人生智慧相互交融。

同年还有《正月二十一日病后,述古邀往城外寻春》诗:

“屋上山禽苦唤人,槛前冰沼忽生鳞。老来灰逐红裙醉,病起空惊白发新。卧听使君鸣鼓角,试呼稚子整冠巾。曲栏幽榭终寒窘,一看郊原浩荡春。”

诗的脉络大致为:先写物,山鸟报春,河冰解冻。再写人,诗人病起,使君鸣鼓来,稚子整衣冠。后写物,幽榭狭小,原野浩荡,中有壮志凌云之气。

析苏轼杭州游观诗,大都有类似如下的“经验结构”:

“登山”(“观水”)→“山水之美学体验”→“睹物兴情”→“感伤的情绪”或“豁达的人生智慧”

## 三、类型化:羁旅乡愁、仕与隐、现实阻隔与物外之想

苏轼仕途多舛,去国离乡,外调杭州,心情自然苦闷,仕途的壅隔与乡关的阻隔形成一道鸿沟。这道鸿沟横亘在时间长流中。生命如隙,人生如寄,与“天地之悠悠”浩瀚相比,人实在显得渺小短暂与飘忽孤绝。登高望远,山之险峻与人生曲折相似,临水观澜,水之潺湲与生命之流逝契合。加之现实生活中知音难觅,仕途不达,因远离亲人故里而形成情感上的孤独,所以游观时才会“沧然泪下”了。

这几种情感类型常常交织在一起,如《望湖楼醉书》之五: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此时苏轼还做地方官,不能隐居山林,故只好“中隐”(白居易《中隐》诗:“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不过却因此能获得闲暇,得以欣赏美景。诗流露出作者宦途失意,滞留江海无可奈何之情感。

《法惠寺横翠阁》:

“朝见吴山横,暮见吴山纵。吴山故多态,转侧为君容。幽人起朱阁,空洞更无物。惟有千步冈,东西作帘额。春来故国归无期,人言秋悲春更悲。已泛平湖思濯锦,更看横翠忆峨眉。雕栏能得几时好?不独凭栏人易老。百年兴废更堪哀,悬知草莽化池台。游人寻我旧游处,但见吴山横处来。”

诗中的羁旅乡愁可见一斑。“横看成林侧成峰”(《题西林壁》),早晚看吴山,有朝横暮纵的多种姿态。前四句绘所观之物,至“春来”句,悲伤情感始出。刘禹锡有:“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句(《秋词二首》)反宋玉悲秋之意。苏轼此诗,说春秋皆无乐而春更可悲。悲从何

来?“思濯锦”,“忆峨眉”,故土难忘。“凭栏人易老”,亭台楼榭尤在,游子漂泊易老,王勃言:“阁中帝子今何在?”(《滕王阁序诗》),叹江山恒久,人生短促。此诗与王粲《登楼赋》“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之感伤彼似。故清纪昀评此诗云:“短峭而杂以曼声,使人怆然易感”。(《阅微草堂笔记》)。

《自普照游二庵》流露出人世与避世之矛盾:

“长松吟风晚雨细,东庵半掩西庵闭。山行终日不逢人,郁郁野梅香入袂。居僧笑我恋清景,自厌山深出无计。我虽爱山亦自笑,幽独神伤后难继。不如西湖饮美酒,红杏碧桃香覆髻。作诗寄谢采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

吟风细雨,山行寂寥,梅香盈袖。“睹物情兴”,如此景色触发“心旷神怡”之美感反应。于是作超乎物外之想,“恋清景”,游人爱山,入山惟恐不深,山僧厌山,却苦于不得出山。“入山”、“人世”,“出山”、“出世”,矛盾对立却很难统一。姑且暂寻遁世之乐,“不如西湖饮美酒,红杏碧桃香覆髻”。其后还得入世:“作诗寄谢采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苏轼居杭州,虽“幽独神伤”、“恋清景”,但“丘樊太冷落”,只作超逸物外之想,未到消极遁世之极致。

《冬至日独游吉祥寺》:

“井底微阳回未回?萧萧寒雨湿枯荑。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

苏轼到杭州任通判,常去吉祥寺赏花,有《吉祥寺赏牡丹》、《吉祥寺花将落而述古不至》等诗。此诗不写赏花,而写冬至日独游吉祥寺,自有一番情感流露。“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看花不因众人之热而热,也不必随众人之冷而冷。深厚的人生体验中融有豁达的人生智慧。

#### 四、情感动因:铺糟啜醢可醉、果蔬草木可饱

游观作为一种经常性的活动已经成为苏轼杭州生活的一部分,他将“游观”与“生活”划上了等号。在“无所往而不乐”的游观态度下,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游观经验延伸到生活的各个层面上去。

苏轼《超然台记》言: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铺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

此话揭示出其游观文学的观乐之辩证关系。即“观”是“乐”的前提和关键,“乐”是“观”的结果。任何事物皆可成为“观”的对象和内涵,而不必“怪奇伟丽”,平常事物亦可纳入审美体验,引发美感观照,而产生美感之愉悦。无疑,苏轼扩展了游观文学之审美范畴,生活琐屑之事也可寄寓深刻情感。宋诗平民化生活化的特征体现,苏轼的游观诗即是最好佐证。

苏轼又说:

“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大哀乎!”(《超然台记》)

他认为,“超然”之游可以“游于物之外”,超越“物欲”的拘束,保持自己精神的自由与逍遥。但这种游观也不要仅限于一己之情感“如隙中之观斗”,这样“又焉知胜负之所在?”,登高望远,应真正欣赏景物所蕴含的美感特质,开拓视野,开阔心胸,由游观的美感情境,走向平常实用的生活状况。

从苏轼杭州游观诗中可以清晰勾勒出其情感历程,从“观物”转化为“抒怀”,山水的纯粹美感体验转化为“情景交融”的情意象征,不但蕴涵且勃发了丰沛的情感动能,而且表现为对于人我生命深刻的觉知,使其成为一篇感人至深的“抒情”作品。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楚辞·渔父》),苏轼放浪形骸于山水,亲近自然远离世俗的喧嚣与尘埃,以竹水风月之美洗涤肉体疲惫之累,渴望摆脱:“向之汨汨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的利益牵挂。在一种无功利无关心的心态中得到纯粹的美的体验,超乎物外,表现了置身自然之“我”的高洁之志,并以不得已溺于荣辱场中的“我”为“鄙”。

苏轼吟咏山水的心态是较为平和的。苏轼有着豁朗圆润的人生观,善于调节生活中的种种矛盾。游观之所成为他调和人生矛盾最好的心灵场。朝云暮雨,晨昏夕阴的变化和他内心的情感悸动合拍。他已经将“游观”与“生活”等同起来。在“游观”中寻觅生活,在“游观”中渲泄情感。游观诗已经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游观诗歌反映了生活的各种层面,以及他对生活的态度。亭台楼阁游憩之所,成为他的游动的人生航船。

苏轼才能夥矣,文、诗、词、书、画皆有丰硕成果,其成就可说是独步当时,他对自然界的美感,有敏锐的洞察能力。其杭州游观诗,虽多有寄寓,但也不乏纯粹美感体验之作,如熙宁六年(1073)《有美堂暴雨》等作。在对自然之景精琢绘形之中,展示出作者达观的胸襟与宁静情怀。

自陶渊明、谢灵运以降,至唐代王维、孟浩然,柳宗元等,游观文学作为宦途失意,离愁别绪等情感的载体,表现了诗人对自身境况和社会生活的关照。苏轼扩展了这一受体的承载方式,在宦海沉浮、羁旅乡思等内容之外,更多地关注平凡生活,思索人生哲理,诗歌颇似生活指南,表现了宋诗世俗化,平民化倾向。

#### 参考文献:

- [1] 柯庆明. 中国文学的美感[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2] 曹慕樊 徐永年. 东坡选集[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 [3]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4] 曾枣庄. 苏轼评传[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 [5] 王水照. 苏轼[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郝丹立 责任校对:林子)